



“现在虽然还必须打地铺，但能睡在偌大的‘木板床’上，这种由翻身感上升而至的幸福感，就绝对不是一点点，套用一下老牌歌星苏小明唱红的那首歌，就是《幸福不是毛毛雨》。”

毛时安前后生活了整整42年，度过了童年、青年，直到中年，在这里读书、成长，结婚生子……

“鞍山四村那块儿呀，原来有个打虎山路一小，从锦西路、打虎山路一直到阜新路，范围可大了。这小学后面的操场也特别大，后来被征用了，围起来建了五座公房，这就是最早的鞍山四村，我家就住在107号。周边有上海工具厂、新中动力机厂等几家大型工厂。”毛时安回忆道。

毛时安的父亲，当时还不到30岁，就已是上海工具厂的七级半钳工，够得上分房条件。鞍山四村落成，一家人搬入其中，年幼的毛时安顿时感觉：“这世界咋变得这么敞亮，这么美好呢？”

“我们住的这个房子比那种两层楼的‘两万户’房子要好，是灰瓦红砖墙的三层楼，可漂亮了。我们住在二楼，一层住了四户人家，左右两边是大间，有单独的厨房和厕所，中间是两个小间，合用厕所和厨房。”毛时安对当时房屋的格局记忆犹新，“我们家有六口人，分到的是一南一北两间房的大间户型，中间的两个小间是新结婚的，一个是我父亲的徒弟，还有一个是我父亲车间里的青年工人。”

搬进新居后毛时安印象最深的，是每天早上推开朝南的窗户，正好对着学校的操场，便能看到一片绿茵茵的草地。“每天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，尤其是在秋天雾霭朦胧之际，学校的大喇叭里传出来几首歌曲，其中有一首是新疆歌曲《美丽的姑娘》，还有《二郎山》和《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》，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放这三首歌。我从小接受的民族音乐教育，就是从这三首歌开始的。”

“到了夏天的夜晚，我母亲就会看着那银河闪耀、

星光熠熠的夜空，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。那时在家里就可以看见满天星斗闪烁不停，星星的光芒有的长有的短。”对如今的城市里早就看不到这样的夜空，毛时安感觉很是遗憾。

那时的鞍山新村，属于城乡接合部，四周都是农田。毛时安回忆，小时候去四平路二小读书，从鞍山新村出发，沿着阜新路一直走到彰武路，再进到同济新村，就感觉像长征一样路途遥远，每天来回都要经过一大片田野。“以前经常会一个人在田野里，拔一根蒲公英对着它吹气，看着蒲公英飞到天上，在蓝天白云下飘荡。有段时间我在杨浦区少年宫的文学班学习，结束回家的时候天都黑了，我一个人在那黑乎乎的田野间奔跑，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耳边呼呼的风声，还有黑乎乎的小河在身边流淌，感觉还挺有意思的。”

高中毕业后，毛时安被分配去上海红旗电磁线厂工作。为了省下每月三元的公交车费给母亲补贴家用，他每天都是步行往返，从鞍山四村到位于军工路的工厂单程需要50分钟。“天不亮就出门，在一片漆黑中行走，等到天露微光时，能看见四周宽阔田野，身上微微发汗，听到大广播开始播送样板戏，还能听到远远传来五角场军营的起床号声。”

令毛时安最为感动的，是新村邻里间那种底层劳动人民艰辛生活之中的温馨互助。他提到，那时邻里每月会大家集资，然后用这些钱去买一些生活中急需用到、花销比较大的东西，解决一些家庭开支方面的问题。“工人新村的那些家庭，就是靠着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，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。那时的工人新村就跟弄堂似的，我们家包了馄饨，他们家烧了排骨，都会去敲邻居家的门